



史海拾遗

一砚一印,一卷一帙,都在呼吸,都在叙说,都在闪烁。

盐阜收藏展大千

□张大勇

新年期间,“阜宁县首届收藏展”开展一月有余,展品以盐阜的盐城、阜宁和东台“老三县”为主。盐阜地区遐远厚实的历史文化背景,注定是一座岁月遗珠璀璨、巷陌度藏星斗的宝地。这既有官方馆藏证实,又要一批具专业、有情怀、亲古风的人杰,站出来,捧出来,亮出宝物,光照民间,长影千秋。

此次收藏展,本土60余名收藏家、爱好者,精心收藏的380余件精品,涵盖了书画、陶瓷、玉器、铜器、钱币、票券、徽章等多个门类,时间跨度延袤明清、民国和当下等不同时期,古色红色金色,五色纷披,七彩生辉。展厅内四壁皆华,姚黄魏紫;十个玻璃展柜琳琅满目,各展其芒。

进入展厅,由西北往再东而南,西面、东面和南面部分白壁上,挂的是书法国画作品,北墙一长溜是珍贵的书画作品,外有罩窗,其中多有益阜籍书画家的代表作。生于清嘉庆末年的“射湖画家”孙小峰,条屏《射湖八景》文图双恰,如今真身现世,令我仰读再三;清道光年间东台籍画家周丕烈,禽鸟、花卉、虫鱼皆工,《戏蝶图》笔力挺拔,雅致有趣;与周丕烈先生同时代又是东台同乡的武举姜焘,能武善文,所展的《洗马图》吸收西洋画明暗透视摄色处理的做派,可与郎世宁绘马技艺媲美;老盐城县爱国人士、诗人、书家张逸笙的书作《纓绂璆悬联》,诗韵书风双得风流;还有《寒江独钓图》《踏雪寻梅图》,各美其美,工书、能诗、精绘“三栖”才子孙恒年,尤擅绘事,他的悬壁之作《松下问童子》,尽得米董之神韵。后来的盐阜籍书画家更是星汉灿烂:盐城籍的虞山,东台籍的袁阜存、施瀛、周应穀、古滢,建湖籍的杨幼樵、陆象周、茗山、郑寿鹤,滨海籍的庞友兰、李敦甫、臧科,射阳籍的唐熙,大丰籍的吴奇等名宿书画作品,一直是人们的骄傲谈资,影响深远。

还有旧年在盐阜地区“工作生活过”的官员、儒商与隐士的精品。凤负伟略的明士李长科,是“庙湾八景诗”类型创作的最早作者,他的《行草七绝》同样先声夺人,亮眼夺目;道光名儒邵涵初《守身积德》双联一旨,尽显他训导之风,教人“守身如执玉”,授经“积备胜遗金”;曾任民国阜宁县长的吴宝瑜,行书《陆游诗稿》,俏巧舒敏;“四休书屋”斋主孙德涵的《人物四屏》,工力卓然,艺术品上美。

再有书画佳品为我籍藏家度友所珍。竹禅大师的《承露》(又名《竹石图》)画作,画风独特,自成一格,与“扬州八怪”齐名,曾为慈禧太后作画、传戒,他的作品能在射水之滨为

百姓所睹,实为幸事;我国近代印刷业开拓者唐驼先生的粉联书作“名教有乐地,诗书是良田”,观其字,秀美道劲,有标唐体;赏其联,雅韵濡润,正扣盐阜“淮东诗礼之乡”的体面;“楚水二老”之一的蒋石渠《麻姑献寿图》,衣袂飘云,吉物麋集。清代翰林江国栋先生的书联“因爱听泉于水边,我家养竹抱书房”,与晚清秀才朱南金的书联“藤垂石磴云添润,泉漱山根玉有声”,彼此呼应,诗意盎然。邻地淮安、海安、扬州等书画藏品也有参展,更有萧娴、鄧西濠、沙曼翁、刘旦宅、喻继高、徐乐乐等国内名家的佳品,夺人眼目,高山仰止。

展厅正中间是由十节玻璃展柜组成“n”平面展台。北边长台展出的小型瓷器(大件瓷器另陈于书画珍品橱窗内)、玉器、铜器等,主要集中在明朝、清朝和民国的产品。明朝四大名窑藏品偶见其中,清朝官窑产品居多。我欣赏出自元朝龙泉窑的“模印花纺盘”,为卢立新先生珍藏之宝。钱币有清代到华中抗币40种,还有铜牌、古城砖、证章、契约、红色藏品等。

一砚一印,一卷一帙,都在呼吸,都在叙说,都在闪烁。穿行在时光的隧道之中,从“古年古月”到“今朝今夕”,无一件藏品没有故事,无一件藏品不带启迪,无一件藏品没有收获。

从首展中,我“读”出了自豪。原来盐阜的历史文化源远流长、博大精深。展品是物质,又是精神的,许多藏品无声地叙说着岁月的沧桑与人文的厚度,我“读”到了自古而今绵延的文脉,一方地域文化得到深度挖掘与清晰展示。展出就是“打开”,它打开了脚下这片土地曾经的荣光和灿烂,让我增强了文化自信。

从首展中,我“读”出了亲切。从钱本钱先贤《毛主席诗词册页》到何冰生的《乡土志的手稿》,两位名家,早就敬仰于心。在周克玉将军、阜宁师范“书画双杰”王达行、陈伯民老师的书作前,睹物思人,眼眶湿润。

从首展中,我“读”出了感佩。收藏有卷轴之美与传脉之功,需要发现,需要掸拂,需要执着,我对此次提供展品的收藏家和爱好者经年兴爱雅玩,表示感佩,他们沉寂于民间,吹拂时光的积尘,用自己的一腔爱好与追求,悦己达人,延薪续脉,与展品一样闪耀。对此次策展、开展而忙碌的文化人士,心生感佩。因了他们,才让爱好收藏的同道者有了一个交流展示的平台;因了他们,开展地方文化遗产保护传承,弘扬收藏文化,值得依赖;因了他们,活跃和繁荣新时代盐阜文化事业,值得期待。

观展期间,各类藏品承载着岁月的记忆与历史的沉淀,思古通幽,追远厚今。我站在历史角度、高度,放松身心,愉悦精神,与前辈对话,与同道共鸣,受益良多,不亦快哉。

乡土记忆

老槐树下的戏台

□颜良成

老家的打麦场边有棵老槐树,老槐树下有一座土戏台。老槐树不知活了多少年,树干粗得要三四个大人才合抱,龟裂纵横,虬枝盘曲,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者。土戏台筑于20世纪60年代,依偎在老槐树下,仿佛一个在母亲怀里的孩子。每次回到老家,我都要在土戏台上伫立良久,任思绪尽情放飞。

戏台是用黄土夯成的,台基很高,八尺有余,台面方方正正,每边长超过三丈。筑戏台时我还小,但知道是怎么筑起来的。农村人缺乏文化生活,不少青年闲则生非,摸纸牌玩。其实也就是以香烟为赌注,一盘几根香烟。是八分钱一包的经济牌,也有二角三分钱一包的玫瑰牌。但这也是不允许的,大队治保主任专门负责“抓赌”。那年农闲,生产队里几个青年夜里被抓了,老队长罚他们筑一座戏台。戏台地址便选在打麦场边的老槐树下,几个青年筑起这座高台,并用石碾夯实。

自从有了这座土戏台,每年秋收秋种结束,村里总要请戏班子来唱几天戏。唱戏时,土戏台的三面围上柴箔,只有一面敞口向着打麦场。十里八乡的群众都赶来看戏,尤其是小孩,比过年还兴奋,放学后连家都不回,背着书包就往戏台跑。太阳还没落山,打麦场上就聚满了人,黑压压的一片,足有数千人。前排的位置最抢手,早早就被人摆上长条凳占据了。来晚的人只好站在后面,有的干脆爬到老槐树上,居高临下,连后台都看得清清楚楚。村里一个光棍汉,在树上看到女演员换装,激动得“哇”地大叫一声,差点从树上摔下来。从那以后,只要有剧团演出,他都固定坐在那根树丫上。

夜幕降临,气灯亮起来了。“气灯”不叫“汽灯”,是一种利用压缩空气和煤油作为燃料的照明设备,通过压缩空气将煤油喷成雾状,然后点燃产生光亮。气灯挂在戏台前的横木上,发出“嘶嘶”的响声,灯光炽白,照耀戏台。锣鼓声一响,原本喧闹的人群顿时安静下来。孩子们挤在最前面,仰着小脸,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台上穿得花花绿绿的角儿。我们趴在土戏台的斜坡上,浑身是泥,回家常被母亲责怪。演戏的都是“草台班子”,大多是古装戏,村民们看得津津有味,不时还报以掌声和喝彩声。自从有戏看,农闲时“赌博”的人也少了。群众说,还是老队长高明。

后来,电视走入家庭,农村的文化生活日益丰富多彩,农村文艺宣传队也解散了,土戏台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。老槐树孤零零地守护着土戏台。我每每回到故乡,站在土戏台前,怅然若失。

前几年,老槐树下突然又热闹起来。打麦场被改建成文化广场,五彩旗帜招展,景观小品林立,土质地面浇上水泥,平平展展,每天晚上霓虹闪烁,曲调悠扬,大妈们随着音乐翩翩起舞,也有少数男人夹在中间扭扭摆摆,自娱自乐。土戏台也在原址重建,用水泥筑成一座四四方方的高台,台的三面以砖木结构建成仿古式建筑,台口上方砌了一道彩虹般的拱门,“乡村大舞台”五个红色大字镶嵌在拱门上分外醒目。台上有灯光、音响、电子屏幕,台下是一排排固定的长条凳,美观而时尚。每到周末,县里和镇里的文艺团体都要来演出。观众虽然没有过去那样挤肩挨背,却也有百来人。

老槐树还屹立在舞台边,犹如返老还童一般,树干粗硕,枝叶婆娑,像一把撑开的巨伞,笼罩在舞台的上空。春天,槐树开花,洁白如云,浓郁的香味熏染文化广场,覆盖了整个村落。

回到老家,站在戏台上,抚摸老槐树,不禁感慨万千。老槐树就像一本厚重的书,记录着乡村的变迁,见证着人间的冷暖。戏台上讲述了多少喜怒哀乐的故事,演绎了多少悲欢离合的传奇。它们构成了乡村的灵魂,是记忆的载体,是永远的精神家园。

